



· 新西域文库 ·

在遥远的东方，大漠和高山隔断云天，那里是地球上最辽阔大陆的心脏地带，在那些荒僻的无人区，与这个遥远的地区相连的是许多令人困惑的未解之谜，这一现象在地球的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恐惧和死亡一直紧随着我们，它们时时刻刻地在侵蚀着我们的生命，我们现在所唯一能做的就是活下去。

EXPLORE TO XIZANG

瑞典 斯文·赫定 著

王鸣野 译

西极探险

原书名《西藏探险》

从叶尔羌到藏北

穿越昆仑山丛书

新疆人民出版社

· 新西域文库 ·

Xijitanxian

瑞典·斯文·赫定 著

王鸣野 译

西极探险

原书名《西藏探险》

从叶尔羌到藏北

穿越昆仑山丛书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极探险:从叶尔羌到藏北/(瑞典)斯文·赫定(Hedin,S.)著;
王鸣野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5

(穿越昆仑山丛书)

ISBN 7-228-07992-2

I.西... II.①赫... ②王... III.①游记-新疆 ②游记-西藏
IV.①K928.945 ②K928.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33290号

西极探险

从叶尔羌到藏北

斯文·赫定 著

王鸣野 译

出 版:新疆人民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印 刷:北京国防印刷厂
版 次:2003年6月第1版
印 次:2003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印张:8.125
字 数:190千字
印 数:1-5000册

ISBN 7-228-07992-2 定价:17.50元

目 录

1	第一章 东去之路
7	第二章 通过山脉和沙漠抵达叶尔羌河
13	第三章 造 船
21	第四章 大森林
29	第五章 一个无名之乡
36	第六章 飞舟直下伟大而孤独的塔里木
43	第七章 寒冷的东方
49	第八章 危险的沙漠之旅
57	第九章 在沙漠深处
64	第十章 在野骆驼之乡
72	第十一章 穿越罗布沙漠
82	第十二章 乘船在风暴肆虐的湖上
90	第十三章 跃入荒凉的西藏
100	第十四章 西藏的湖泊
109	第十五章 在海拔17000英尺的高处

目 录

121	第十六章 藏北历险
128	第十七章 水！水！
138	第十八章 严峻的形势
150	第十九章 伟大的开端——舍热布喇嘛
156	第二十章 去阿尔卡塔格之路
167	第二十一章 翻越阿尔卡塔格的死亡之旅
175	第二十二章 首遇西藏人
182	第二十三章 向拉萨前进——西藏劫匪
191	第二十四章 西藏游牧者——危险的过河
202	第二十五章 囚 犯
212	第二十六章 堪布·波播
218	第二十七章 护送——新的尝试
226	第二十八章 受阻于西藏骑兵
235	第二十九章 在察尔古特错上求生
241	第三十章 西去列城
251	第三十一章 印度之旅——回家



第一章 东去之路

在遥远的东方,大漠和高山隔断云天,那里是地球上最辽阔的大陆的心脏地带,直到最近仍然人迹罕至。与这个遥远的地区相连的是许许多多令人困惑的未解之谜,这一现象在地球的其他地方是没有的。40多年以前,寻求亚洲心脏地带讯息的人不得不求助于马可·波罗。600多年前,这个喜欢冒险的威尼斯商人留下了他穿越那块大陆的旅行游记。马氏的游记虽然有很大不足,但却构成了一座人类进取精神的持久丰碑。当70年代末到来之际,地理发现史上的一个新纪元来了,亚洲的中心地带已不再能逃脱欧洲人的注意了。在现代,伟大的俄罗斯旅行家普尔热瓦斯基(Przhevalsky)做了认真的努力,他是第一个试图撩开笼罩在隐藏于大漠另一边的地区的神秘面纱的人。

在还是一个学童的时候,我就先后被阿道夫·诺尔登斯基沃尔德(Adolf Nordenskiold)和普尔热瓦斯基的旅行事迹深深地吸引住了,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循着他们和马可·波罗的足迹浪迹天涯。现在距我第一次游历波斯,在巴士拉和巴格达的椰枣树下横罗十字的时刻已近20年了。自那以来,我已在亚洲的土地上捱过了九个冬季,与此同时,我还在我的故乡度过了九个明媚的夏天。

就一般的地理特征而言,亚洲现在已经相当知名了,但就其细节而言,在我们了解了所有该了解的情况以前,仍有许多工作要做。那里高耸的山脉和无垠的干旱荒漠总是对我具有难以抵抗的吸引力。你可以想象伴随着给人类带来知识的地理发现的喜悦;你可以想象使旅行者置身于巨大的无边沙浪之中的无限魅力!同时想一想吧,当你抛开生活的拖



累和烦恼,第一次置身于1.6~1.7万英尺高的地方,第一次看到西藏的壮阔雄大的山群,而且知道以前从来未被人类所目睹的千年积雪仅仅面对的是太阳的光芒和夜晚星辰的默默注视时,此时你心中奇特的快乐与自豪是无法言传的。当你回到家乡的房舍和街道,坐上了汽船和乘上火车的时候,当你阅读报纸和打电话的时候,当你回忆驼鞍和帐篷中的无拘无束的生活的时候,当你回忆在丁当作响中行进的正严而静默的驼队的时候,过去的情景就如同在梦中一样在你面前一一闪过;正像沉醉于库波(Cooper)所描述的罗曼故事中一样,你又看到了鲁宾逊·克鲁索或朱勒斯·凡尔纳(Jules Verne),你渴望摆脱欧洲的丛乱的生活,回到亚洲的诗情和魅力中去。在你的身上会漫过一丝渴望,渴望瀚海的寂静及其高山的孤独,在那里你可以放开思绪的野马,纵情于人类生命的机遇与变迁。但是,不要幻想探险者是他所访问的每一个地区的第一个外来人。如果机遇垂青于他——本书中描述的探险家便机运亨通——他可能碰巧会发现1000年前或更早就已消失的文明的遗痕,或者发现其结局已不为人所知的种族的证据,除非他们就像掠过沙漠的尘雾一样被从地球的表面席卷而去。更不要幻想对成功的探险家的奖赏是夏日的柔软的玫瑰花瓣上的舞会。不,在达到其渴望的目的地之前,探险家不得不一步步沉重单调地往前走,他必须在充满烟草味的帐篷度过许多忧郁沉闷的时光。

在一个明媚而美好的仲夏日,我向家乡的人道别,踏上了通往芬兰和圣彼得堡的道路。那些所有离开家乡及其亲人的人,都不会指望在很长的时间之后再见到他——而且,实际上他们也可能永远也不能相见了——这就是我与亲朋依依握手惜别时的心情。自那以后,许许多多的时候我都依稀看到了斯德哥尔摩和站在码头上向我挥手惜别的人们,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千言万语,但又不知从何说起。

引擎尖叫,车轮飞驰,我越过神圣的俄罗斯,穿过莫斯科,跨过壮阔的顿河,目睹其浊浪翻滚倾入黑海。城镇如同流星一样一个接一个地一闪而过。灯泡状的教堂尖顶凸现在地平线上,始而变大,继而消失,而火车引擎机轴的碰击声则沿着闪闪发亮的铁轨绵延开去。我们离开了夫拉



迪卡夫卡兹(Vladikavkaz),在1885年,我这个羽翼刚丰的学生曾在这个小镇的凸凹不平的泥土街道上徜徉过。在一个漆黑温暖的夜晚,火车向最大的内陆湖里海高速进发。广阔的大草原一片寂静,惟一能听到的声音便是引擎的呻吟和偶尔传来的蟋蟀的尖叫。与此同时,闪电在高加索的众峰上空闪过,似乎有一群火山正在崇山峻岭中喷薄而出,左右两边的海洋也无法把它们扑灭。

在列特罗夫斯克(Petrovsk),我们登上了一艘泊在双层码头中的小巧轮船,双层码头就如同布诺丁纳吉恩蟹一样,用两只爪子把港口紧紧地拢了起来。我们没用多久就跨越里海的咸水到达外里海铁路的终点站克拉斯诺沃茨克。然而,蓝绿色的里海水域让人琢磨不定。来自亚洲沙漠的风暴在湖上炸开,自高加索山脉呼啸而下的狂风带着难以置信的力量也会将里海搅得恶浪滔滔,与此同时,里海的天空则明亮而平静。不久以前,一艘汽船自一边启航后就再也没有音讯。关于她的确切命运谁也无法知晓,她消失了,没有留下一丝踪迹。

但是,你不要想象在经过一次凶险的跨海航行以后,我会怀着喜悦的心情登上克拉斯诺沃茨克(红水城)。一点也没有。克拉斯诺沃茨克是一座人间地狱。这个城市像个小窟窿,有一些单层的平顶房和一两座简朴的教堂,城周围是贫瘠的、摇摇欲坠的山脉和黄色的沙丘——没有一棵树、没有一片草,甚至连一滴淡水都没有!所有的饮用水都是用装在吱哑作响的马车上的大木桶运来的。生活在这种鬼地方,接受着骄阳的烤炙,无异于遭受流刑。

承蒙军事大臣库罗帕特金将军的关怀,克拉斯诺沃茨克的铁路当局在接到他的电报后给我安排了一节到达安集延的专用车厢。那是一种愉快的旅行。列车员给我提供了洗浴的冷水——而大部分人都在华氏106.5°的阴影处休息。我的车厢中有垫子、椅子和写字桌。它附在列车的最后面,这样我就可以很方便地脱钩,到我希望停留的地方下车。我一般坐在有顶篷的车后平台之上欣赏风景,看到铁轨在遥远的地方汇合成一个小点。



我们继续向东进发。炙热的空气舔舐着滚烫的丘陵的顶部,当我将头探向车外时,简直就像被投入了面包师的烤炉。没有绿洲的踪影,没有鲜花的芳香,更没有汨汨流水的小溪。我只是在一些火车站才看到一些被太阳烤干的植物。

随着一声空洞的轧轧声响,火车慢速通过了阿姆河大桥。我多么渴望将自己扔进清凉而又浑浊的河水中去啊。这些河水的源头很高,它们都来自于“世界屋脊”,是众多冰川的蓝色血液的支系。这些支系把其源头的些许清凉带入了那些令人窒息的沙漠。

我多么渴望看到火辣辣的太阳沉到地平线以下啊!随着一声轻松的叹息,我祝福最后一缕金色的光线一路平安,那是太阳洒落在那些丘陵顶部的最后一缕色调。这些地区的黄昏非常短促;沙漠很快被笼罩在漆黑的夜色之中。温度虽然下降了仅仅几度,但空气似乎已变得非常凉爽了。我好像是从一场昏厥中刚醒过来似的,打开车厢门到列车另一头的餐车吃了一顿晚饭。一回到车厢,我就脱得一丝不挂,横罗十字似地躺在垫子上读《三个火枪手》;这并不是我准备过一种冒险的剪径者的生涯,而仅仅是因为这本书恰好落到了我的手中。

我们终于到达了撒马尔罕,这是世界历史发源地。在我们的目光投向铁木尔时代那些辉煌的清真寺的当儿,我想起14年前,我曾拿着速写本在其中度过了两个星期。请允许我在此讲几句撒马尔罕是如何被冠以中亚城市女皇的故事吧。根据当地传说,该城的建立者是英雄阿夫拉希亚布,但其第一次见于历史记载的名称却是马拉坎达。当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这里时,马拉坎达是扫戈迪亚娜国的首都。为了入侵扫戈迪亚娜,亚历山大除留一部分军队监视巴克特里亚外,他率领其余人员渡过了乌浒水。当时,亚历山大将部队分成了五个师团,他自任第五师团的司令,率军穿越该国扑向马拉坎达。亚历山大的传统仍然清晰地存留于中亚的传统当中,阿姆河两岸的许多部落酋长在追溯其族源时,都把自己和这个或那个拱卫在亚历山大王座周围的伟大的武士联系起来,在撒马尔罕附近有一个小湖,两千二百多年来其名字一直被称为伊斯坎达库尔。真是



不可思议，一个人死时这么年轻，但所有时代的人都对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从名望的角度看，能与亚历山大比肩的要算那些伟大的宗教导师，他们都出生于亚洲。

公元711年撒马尔罕被阿拉伯人征服，1219年又遭受了伟大的蒙古征服者成吉思汗的洗劫。但一个伟大的新纪元在铁木尔时代到来了——他就是跛子铁木尔——他在其著名的回忆录中写道：“胜利的国王的职责是将所有受其统治者压迫的王国置于其权力之下；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解放了花拉子模，清洗了发尔斯、伊拉克和沙乌姆诸王国。”——据说这位武士在摧毁了塞留克·巴亚兹德一世的军队后，把土耳其苏丹关在铁笼子里四处展览，仿佛他是一头野兽。1405年2月17日，当铁木尔正准备搬兵征服中国时突然死亡，时年69岁。他在身后留下了庞大的帝国和不朽的声名。铁木尔的遗体经过麝香和玫瑰液的防腐处理，被包裹在上好的亚麻布当中，这位世界征服者的乌木棺被放置在他自己建造的清真寺的圆顶之下，上覆巨石。该清真寺的辉煌的穹顶在车站就可看到。在雪花石膏上雕刻着虔诚的《可兰经》经文。他的众多头衔以及记述其丰功伟业的颂扬性文字，其中你可以读到这样一句话：“如果我们活着，人们将会发抖。”

在经历了令人窒息的沙漠热浪之后，撒马尔罕周围清新繁茂的绿色真是令人心旷神怡。700多年前，希拉兹钟爱鲜花的诗人萨迪向他的爱人写道：“如果希拉兹的少女把我的心捧在她手中，我愿用撒马尔罕和布哈拉换取她脸上的黑痣。”这就是说这两个城市是一个男人能给予他的情人的最珍贵的财产。

但是，车站的铃声响了！再见吧，我的梦想！是该回到毫无色彩的文章中去的时候了。火车东去，在我们的后面留下的是淹没在浓密的果园中的撒马尔罕，它们的动人的绿色和清纯与镶嵌在清真寺穹顶上的闪闪发光的彩瓦相映成辉；同时，在我们的身后，往昔的自豪的记忆也渐渐远去。

最后我们到达了火车的终点站安集延，这是蒸汽机能将我们送到



西极探险

xijitansuan

的最远点。在月台上等待的是年老的忠实仆人伊斯拉姆·巴依，他穿着蓝色的土耳其斯坦长袍，显得高大、自信和平静，奥斯卡国王的奖章还挂在他的胸前。我们久别重逢，亲切握手，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我的突厥语荒废了两年，已大不如以前那么流利了。可怜的伊斯拉姆·巴依！在那个让人高兴的时刻，我根本没有预见到在我们永远分开以前，不幸的命运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第二章 通过山脉和沙漠 抵达叶尔羌河

费尔干纳最东端的城市为奥什，而喀什噶尔则是中国最西端的城市。两者之间的距离为270英里。通往喀什噶尔的道路风景如画，骑马两个星期越过通布润的阿赖山口就可轻易抵达目的地。经历了沙漠的酷热之后，凉爽的山间空气使人精神振奋。与我一起同行的有七人26匹马。伊斯拉姆·巴依是“旅行队的领导”。我还从奥什带了两只活泼可爱的小狗。一个名叫多夫列特(幸福)；另一个带有亚洲野生动物血统的被称为约尔达什(旅行伴侣)。它们吃住在我的帐篷中，是公认的宠物。失掉它们后，我对它们的怀念之情无异于怀念真诚的朋友。约尔达什坚持了两年半，是旅行队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

在小城堡埃尔克施塔姆(Irkeshtam)，我们跨过了中俄边界，然后骑马而下进入了美丽的纳加拉一察尔迪峡谷。这里生长着茂密的白杨树、柳树和小灌木，清泉的丁冬之声从峭壁上反射回来，我们在此休息了一天多。白天在森林中穿行令人兴奋，而黑夜中则弥漫开来静默的庄严，不时有来自喀什噶尔的骆驼商队带着毛皮，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过。我喜欢躺着，用无可名状的心情倾听远方那领头的驼铃的空洞回响。那声音变得越来越清晰，庄严的回声与骆驼高大平静的身躯的移动保持着谐调。我从帐篷中向外窥探，发现这些巨大的黑色影子如同幽灵般闪过。周围的石壁将粗砺的驼声不断地碰回来，而已被垫软的驼脚却无声无息地向前迈着。后来我便爬上了床，听着那声音渐渐地消失在群山之中。说来也



许奇怪，如驼铃这般寻常的声音竟对我的神经产生了如此强的催眠效果，同样奇怪的是，对它们的回忆在记忆中竟也会勾起如此明快而又幸福的联想。但是自从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声响以来的20年，它们就像低音一样在我的生活中回响。正是冲着这种声音，我从巴格达骑马越过了库尔德斯坦的山脉。由于嫌阿拉伯人的行进速度太慢，我离开了他们，但却受到了阿加·穆罕默德·哈桑的盛情款待。同时也由于是查尔斯十二世的同胞的缘故，我也得到了无限的信任。我穿越花拉子模和土耳其斯坦的时候，这些驼铃就回响在我的耳畔，我冒险涉足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时，又是这些铃声陪伴着我；这最后的一次回响是在葬礼上发出的，因为除了我本人和另外两个人之外，整个旅行队都被渴死了。我也走过了蒙古人的土地，走过了中国的北方大地，这种丁当作响的驼铃一直跟随着我。我的长途旅行的忧戚已和这种具有穿透力的音乐形成了不可分割的联系。难怪这些沙漠之声对我具有如此神秘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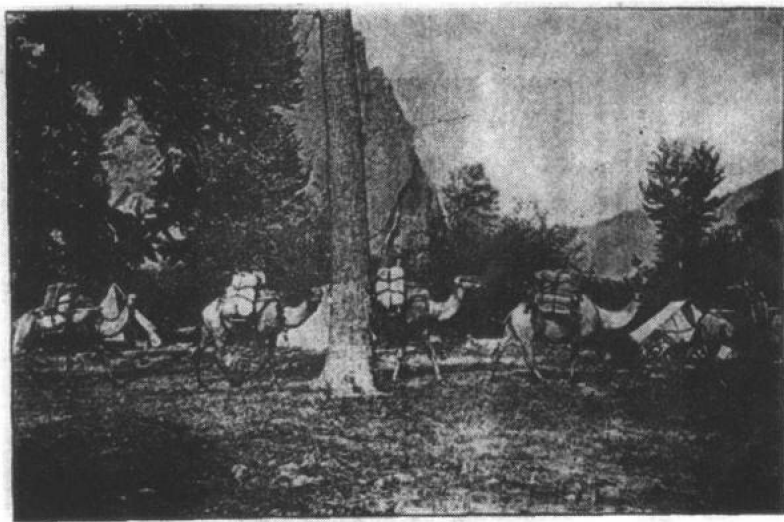
最后我们抵达克孜勒苏河畔。克孜勒苏意为红水河。在其河床中大量如同西红柿汤般的红浊之水顺流而下。好几个人都想找到浅滩渡河，但都徒劳无功，最后卡德尔想试试自己的运气。他用马刺狠刺一下他那匹长满了粗毛的吉尔吉斯马的侧腹，那马就径直跑进了阴郁的河流。向前，向前，整个马都进了河中；水漫到前鞍；瞬间马和骑手都消失在洪水当中，只有他们的头还依稀可见。卡德尔双手抱着马的脖子，他们被漩涡卷向下游，在下一个河湾处像木塞一样不见了。卡德尔也不知怎样挺了过来，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他浑身湿透地回来了，活像一只落水的猫似地牵着他的马笼头。说来也怪，我们找到了一个可通行的浅滩，几乎是马不湿蹄地过了河。

1899年9月5日，我与旅行队离开了喀什噶尔。旅行队有15峰高大的骆驼，12匹马和一整队仆人。12匹马在旅行中都死了，骆驼只活下两峰。我现在必须介绍一下我的两个穆斯林侍者，他们分别是土尔都·巴依和发依苏拉赫。两人来自俄罗斯土耳其斯坦，白髯飘飘，但在整个旅行中，他们都以值得赞扬的忠诚为我服务。另一方面，另外一个名叫尼亚斯·哈



吉的仆人,虽然曾去先知的陵墓朝觐过,但却证明是一个十足的流氓。

此外,还得说说两个西西伯利亚的哥萨克希尔金和契尔诺夫是如何参加这次旅行的。我在1899年4月觐见了沙皇尼古拉二世,沙皇陛下告诉我他想送我一队哥萨克护卫,“那样你就可能得到人类的力量所能给予你的所有保护和安全”。对此我冒昧地表示了一点犹豫,我说我只是习惯了信仰伊斯兰教的仆人,却从来没有使唤过哥萨克。与此同时,我还指出,在接近印度边界时,我的仆人中出现哥萨克可能会引起麻烦。沙皇笑了,说听他的话没错:“因为从我在印度、日本和西伯利亚的旅行经历中知道,哥萨克是多么有用的家伙。”我不得不对沙皇的这种恩典表示感谢。同一天大约两点钟的时候,皇家骑兵卫队纪念他们的守护神,沙皇和所有的大公都出席了。一小时后我接到了库罗帕特金将军的一封信,要求我如果可能的话立刻去拜访他。沙皇陛下在参加宴会时命令他为我安排哥萨克护卫队。沙皇建议派10名,而我认为两个就足够了。我请求库罗帕特金将军让他们于12月1日在罗布泊附近与我会合。他们是从外贝加尔的哥萨克部队中征调的。根据沙皇的急令,他们应是信仰黄教的布里



纳加拉——察尔迪



亚特人，“他们将会对你在西藏的旅行有用处”。离开喀什噶尔时，我打算几天后与大队分开，经由一条人们很少走的路线去罗布泊的乡村。如果当时哥萨克就能给旅队作警卫该有多好啊。我的大部分行李都丢给了旅队。其中包括600~700伊必斯(IBM)的中国钱币。最终的决定是，在布里亚特哥萨克与我会合之前，俄领事馆卫队中的两名哥萨克听我调遣。

对我来说，能够得到这些卫队真是机缘凑巧。我几乎很少或从没有得到这样忠诚而恭顺的服侍。同后来加入我的队伍的布里亚特人一样，这两个东正教俄罗斯人也具备出色的军事素质；他们的能力和勇气超过了我的最乐观的期望。除了将我旅行的成功归于从来没有抛弃我的上帝外，我还要将其归于这些哥萨克；在危险的关头，一想到他们在我后面，我就有了信心和安全感。而且，他们没有花我一个便士——这是他们最高长官的命令。他们归队后会收到报酬，他们每个人都随身带了除自己的战马和武器以外的其他配备、俄军用的来复枪以及足够的弹药。

当我们的旅行队成纵队走过喀什噶尔城墙的沙质城门时，天气变得



驼队正在涉过克孜勒苏河



又闷又热。黑压压的乌云如挂在天际的黑幕般从四面的山峦向我们逼过来。先是一阵狂风，瞬间又是第二次，道路上的尘土如漫开的乌云在飞奔，然后便是暴风雨以难以置信的力量袭向我们。之字形的蓝色闪电划过漆黑的天空，炸雷震耳欲聋，雨如同倾斜的箭簇射将下来，几分钟过后，道路和周围的地方就变成了泥乎乎的泽国。马和人，骆驼和行李就像在水中浸过一样；大雨如注，我们四面受困。我们的靴子每走一步都在泥浆中发出喀喳喀喳的声响；我们的胳膊每弯一下都像在拧一块桌布。道路变得泥泞而多变。骆驼们扁平柔软脚四处滑动。然后便一个接一个失去平衡，四脚腾空摔倒在路边，那些沉重的行李则从这些可怜的动物身上重重地摔下来，滑向山边，将滑溜的泥浆击出老远。上述情况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人们跑着叫着，竭力想把骆驼扶起来。当这些动物最终站起来时，其身体的一侧已被糊上了一层厚厚的黄色黏土衣，雨水也无法将其冲洗干净。幸好，我的照片底板都安全地存放在金属盒子里面，密封得很好，而所有的仪器都很好地捆扎在一起；至于别的行李则不那么重要了。

也许我应该就我的那些在大雨和泥水中备受摔抛的箱子说上几句。



拉依力克的乐人和舞女



它们包括速写本和整整三年的作画材料，一些衣服、毛毡、一张床、一只帆布小艇、腌制食品、做饭器皿以及各种其他用具。还有足够整个旅行队的消费的食品（面粉、蔬菜、面包和大米）。余为大量的中亚长袍、棉布制品、帽子以及其他各色小玩艺，都是为当地人准备的礼品。我的沉重的摄影设备由一峰骆驼驮着。我还为我的哥萨克卫士和我自己的整个旅途准备了充足的烟草。另一方面，即使你从头到尾把旅队搜查一遍，也不可能发现一滴酒精饮料。使自己沉溺于酒精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是在一个本身就很艰苦的旅行中这样做是绝对该受谴责的。不管是在文明国家还是非文明国家，戒绝酒精的人都是最优秀的人；而那些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其役使的人则是可悲的动物。在我的旅队中没人喜欢这种东西；我从未听说过哥萨克们甚至暗示要酒的话。我可以很高兴地说，他们在这方面的自我克制和纪律是无可挑剔的。

由于将要与外部世界隔绝很长时间，并且要完全依赖自己生活，旅队自然要带许多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不可能一一列举它们；但仅想想像绳索、桶、铲子、斧头、木桩以及所有那些修修补补时所需的器具，就知道我们带的东西的种类了。帐篷、睡毡、猎枪及其弹药——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也是一大堆。对了，我还不能忘了我的药箱。幸运的是，我自己却没有使用过它，但那些穆斯林总是对之有一种盲目的信任，每当旅行队中的人死去时，其余的人至少相信我没有施展所有的办法救人。

我的旅行图书并不很多；我很少有时间去读书，除了几本地理学方面的科学著作和一些佛学书籍外，就剩下几本小说、两三个瑞典大诗人的作品和一本瑞典史，而那本天下皆用的《圣经》和《圣歌集》则陪伴我度过了所有的旅行，它们现在都已破旧不堪了。

我们沿着英吉沙（喀什噶尔新城）北城墙的泥泞道路艰难行进时，巴扎上的中国纸灯笼已高高挂起。很快，旅队就在路边的商栈中安顿下来了。

几天时间就足以跨越喀什噶尔和叶尔羌河之间的沙漠。我们在河的左岸安营扎寨，这里距小村拉依力克很近。